

T H R E E   J U N E S

[美国] 朱莉亚·格拉斯 著 / 刘珠还 译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warm, golden-yellow wash with faint, abstract brushstrokes. A dark, textured path lea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On the path, two figure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light: one person is sitting on the left, and another person is standing on the right, leaning over a dark, rounded object that resembles a dog or a large bag.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erene.

# 三个六月

200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我们心中原本想要去的地方。

1995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0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 三个六月

THREE JUNES

[美国] 朱莉亚·格拉斯 著  
刘珠还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六月 / (美) 格拉斯 (Glass, J.) 著; 刘珠还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  
(21 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书名原文: Three Junes  
ISBN 978-7-5447-0186-0

I. 三... II. ①格... 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836 号

Three Junes by Julia Glass  
Copyright © 2002 by Julia Gla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3-060号

书 名 三个六月  
作 者 [美国]朱莉亚·格拉斯  
译 者 刘珠还  
责任编辑 陆志宙  
原文出版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86-0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  
艾里克和奥利弗  
我非同寻常的爱子

# 牧羊犬



1989

Collies



保罗选择希腊,是为了那预见之中的苍白:白天漂白一切的烈日,夜晚蜂拥而至的群星,海边鳞次栉比的房屋的石灰粉墙透出的寒光。刺眼的、焦灼的、困倦的、化石般的希腊。

参加一个旅行团——这才是他的赌博,因为保罗并不爱凑热闹。他畏惧拉赞助的人和狂饮的聚会,畏惧所有他必须向不可能再见面的人作自我介绍的场合。不过,与陌生人结伴也有好处。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们说些什么:或许并非故意说谎,但也不必假充句句是真话。保罗不善编造(虽然他曾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有能力),而且他向这些偶遇的同伴提供的惟一真相——他新近丧妻——还带来了一阵小小的戏剧性的安慰。(头一天,在雅典进早餐时,就有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时间,时间,更长的时间。让时间先生进行他冗长乏味、飘忽不定的工作吧。”是玛乔莉,一位来自德文郡、说话有点气喘的女教师。)

不算杰克,他们一共十个人。保罗是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其余两名,雷和索里,都是有妻室的。而除了玛乔莉,还有两对各自结伴同游的女

人，都至少七十多岁了：一个出乎意料地生龙活虎的四人组合，携带着特大号望远镜，用来在近得令人眩目的距离里贪婪地打量每样东西和每个人。观景时，她们登着一模一样的崭新的登山靴；参加旅行团聚餐会时，则一律穿着软木底、白色编织面的凉鞋。保罗暗自把她们当做四胞胎。

起初，大伙都尽力做出彬彬有礼的姿态相互融合，但很快，如同沉积物一般，两对夫妻结为一体，四人组合也或多或少地自顾自起来。惟有玛乔莉受过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职业训练，继续把每个人都当新朋友对待，以她为缪斯，女人们一致娇惯起保罗，仿佛他是个婴儿似的。他的房间总是有最好的风景，他在船上的位置也始终在阴影里，女人们如是坚持。丈夫们对待他，则似乎他患有轻度麻风病。这一切都让杰克忍俊不禁：“真好玩，瞧你那副谦让的德行。”杰克是他们的向导：年轻，大不敬，感谢上帝。毕恭毕敬的话，保罗可就要无地自容了。

即使远离故土，仍然有勾起他回忆的东西，犹如相机的闪光或枪击的剧痛。在街上、广场上，在敞口式渡轮上，他都会不时看见莫琳：任何一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子，任何一个皮肤经过日晒，透露出一丝天不怕地不怕味道的姑娘。不论是德国人、瑞典人还是荷兰人，都会变成她，一次又一次的。今天她碰巧是个美国人，邻桌边两位姑娘中的一位。杰克也注意到了她们，保罗看得出，虽然两个男人都假装在阅读他们分享的同一份报纸——前天的《泰晤士报》。那姑娘绝对算不上漂亮，但有着一股无拘无束的精气神，一种丝毫不加掩饰的笑声。她戴着一顶古怪的宽檐帽，用一条羽毛丝巾系在下巴底下。（“四十年代怀旧小姐，”莫琳会给她贴上标签，“这些姑娘以为她们错过了一场豪华时髦的晚会。”）不过，那顶帽子并没有给她增添多少美感：阳光晒成的天竺葵般粉红色皮肤，胳膊布满斑点。另一位却是个美人坯子，皮肤白皙得无可挑剔，一头浓密的可色头发。杰克看中的只会是她。

姑娘们交谈的声音太响，但保罗却听得津津有味。二十五六岁吧，他



猜想,比他的儿子小十岁。“天哪!我告诉你,那真正是精美至极,”可色头发的姑娘用沙哑、无所不知的嗓门说。“一种肉感的快捷四轮车。”

“你骑驴子了?在哪儿?”金发姑娘迫不及待地回应。

“那个漂亮的农夫出租的。吉昂卡洛·吉昂尼尼。单冲着那对摄魂夺魄的忧伤眼睛,入场券就值了。他骑驴子一路跟着,不乖,就用棍子抽。”

“抽它们?”

“哦,只是轻轻戳两下,拜托。绝无非人道行为。听着——我肯定那些整天驮橄榄的才真的挨抽了。按驴子的标准而言,这些牲口过的可是皇室成员的日子。”她在一只硕大的帆布书包里稀里哗啦地翻了一通,抖落出一张地图,在桌上摊开。两个女生的脑袋凑到了一块儿。

“蝴蝶谷!”金发姑娘指点着。

杰克在他所看的报纸后面悄悄哼了一声。“别告诉两个小傻瓜,是蛾子。”

保罗叠起手中的报纸,放在餐桌上。他是邓弗里斯—加洛韦《自由民报》的老板及出版商。他离开的时候,答应每隔一天打电话过去。现在他隔了十天才打了一个,得知没事要他处理,颇感欣慰。此刻在远方浏览报章上的新闻,什么都显得索然寡味。厌倦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她那对刺猬眼,呆板的发型,噬鱼蛇似的关于工作、纳税、恐怖分子行踪的敕令;厌倦了有关英吉利海底隧道、穆尔岛未开采的海底油田的种种争吵;厌倦了雨蒙蒙雾蒙蒙白蜡般的天空。这儿不错,同样有云,但轻盈缥缈,片片都仿佛是新娘的婚纱,慰藉着人心;也有风,却是温暖的,将餐桌上方的遮阳篷吹得发出欢快的声响,将散放的餐巾像鸟儿似的一直带到海港的尽头,还将浪花噼噼啪啪猛击在渔船船帮上。

保罗闭上眼,啜饮他的冰镇咖啡,一股新的愉悦感油然而生。他尚未得知这饮料叫什么,是杰克——说得一口流利的希腊语——给他点的。希腊语实在叫人难以捉摸,令人头脑发涨。十天了,保罗才学会三个词。

他会说对,彻底反直觉的 neb。他能在晚上祝路过的人——如同这里每个人都祝他——kalespera。他还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劳驾”,像是 paricolo 的一个词(应当是个音乐术语,他猜想,意思是“欢乐地,但不得放肆”)。在保罗看来,希腊语较之于法语和意大利语,更是表达爱情的语言:湿漉漉的,沉思的,浸润在悲剧性的喃喃声中。一种由没有倒刺,没有犄角的词汇构成的语言。

当他睁开双眼时,惊讶地发现她正瞪着他看。他的惊慌让她一乐。“我希望你不会介意。”

“介意?”他脸红起来,这时才看见她一只手握着铅笔,另一只手将大本子支在她的餐桌边。她美丽的同伴已经离开了。

保罗挺起腰,意识到自己一定显得又邋遢,又萎靡。

“哦,别。恢复你原来的模样,求你。”

“抱歉。我原来什么模样?”保罗笑出声来。“有点像这样?”他陷进椅子里,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没错。”她接着画起来。“你是苏格兰人,猜对了吧?”

“哎呀,感谢上帝,她没有把我们错当成一对匈奴人。”杰克说。

“不是你,你是英格兰人。是你,”她对保罗说,“我能从你说 little 的发音中猜出来,你那没有 t 的特殊发音。我对苏格兰简直着魔了。去年我上那儿过了一个节,还骑自行车环湖周游一圈……另外,其实我不应当说出来,你会把我当成一个典型粗鲁的美国人,不过你看上去,你知道,就像刚跨出迪尤尔斯广告似的。那个广告,你知道,和牧羊犬在一起的?”

“牧羊犬?”保罗重新挺直身子。

“哦,对不起——麦迪逊大街的那一套。他们让那个牧羊人做秀,我说的是个现代牧羊人,潇洒、粗壮,穿着有些杂乱,但非常酷,带着他的边境牧羊犬,站在荒原上。说不定是洛杉矶的室内布景。不过我喜欢想象成真的。牧羊人。草原。红色的电话亭,叫做 callbox,对吧?……长披

风。”她悠悠地吐出这个名词，像一缕薄雾，唤起游侠类型的苏格兰。“我想要一条那样的牧羊犬，据说它们是最聪明的狗。”

“是吗？”保罗说，但没有再说下去。就在不久前他还会说，我妻子饲养牧羊犬——全国冠军得主，直接海运到新西兰。不错，它们的确是最聪明的，最有心计，最机警。

“嘿，你们原来在这儿，你们两个逃学生，你们。”玛乔莉走到杰克身后，用她手里的旅游指南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胳膊。“我们准备去打劫几个毫无防范的商店老板。午餐，一点半，酒店大堂集合，如何？”保罗挥挥手招呼大伙。他们都等候在咖啡馆遮阳篷下，仿佛是一支迷途的步兵班，穿着笔挺的卡其服，戴着合乎情理的帽子，埋头研究地图，不时向四面八方凝望，指点。

“嗨，玛琪！”杰克说。“一点半酒店大堂。两点半，稍事午休；三点半，稍事……寻幽探古。和你一道点名去？”

“是，”她说，敬了个礼，眨眨眼，接受他的调侃。

这已成为他们的惯例：每到一个新地点，头一整天，玛乔莉都要率领一场搜寻纪念品的探险——似乎是为了在亲身体验前便采集好值得回忆的东西。当别人乐颠颠地尾随着她的时候，杰克和保罗便找个小酒馆看看报，或徒步穿行大街小巷，或在当地无可名状的废墟中徘徊，议论些可有可无的话题，随手拾起块古怪的石头，察看一番再扔掉。保罗一件纪念品都不买。他应当给孩子们寄明信片——在他们真的是孩子时他寄过——但成年人在相互投送的明信片上传递的信息往往让他想起他最讨厌不过的酒会上的聊天，或在飞机上坐在另一名陌生人旁边的情景，这更让人厌恶：你除了厕所，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回遛。

每次旅游都有这么个人，杰克评论玛乔莉说，一位母性十足的成员，心甘情愿地分担他的工作。况且玛琪古道热肠，他说，不是个难伺候的游客。他喜欢她，但她却让保罗浑身不自在。她是个芭芭拉·皮姆小说里的

女主人公：咬文嚼字、可靠可信、食古不化，无疑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失落。在一个完全可以尝试染染头发的年纪，她却以自己的素面朝天为荣，就好像那是慈善事业似的。她的穿着打扮和走路的姿势，都和大兵无异，头发剪得和耳垂齐平。她宣称自己是个浪漫派，却处处显出无可救药的务实作风，坚决按时刻表亦步亦趋。杰克再三提醒她，这种态度是如何不符合希腊精神，但她不是个人乡随俗类型的游客。（“对了：三点整，抵达神庙，午茶时刻！”玛乔莉边说，边打量着特尔斐。）

此刻她转过身，对她的军团挥着手，昂首阔步穿行于密密麻麻的餐桌之间。杰克爱怜地微微一笑。“哦，束紧你们的腰带，你们这些推销牛头人茶餐巾的商人！”美国姑娘开怀大笑，欢乐中不掺半点杂质。

当战争结束、保罗从维罗纳乘船返回邓弗里斯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都发现他们在学校里结识的姑娘有一半已经委身于美国人——甚至，天啊，加拿大人。许多人已经完婚，躁动不安地等待起程横渡大西洋，犹如准备迁徙的候鸟。其中有几个是保罗铭记心头的最漂亮、最聪明、最有才华、最讨人喜欢的姑娘。

莫琳本也可以成为那些新娘中的一名，倘若她愿意。但莫琳漂亮、爽直、无畏，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不愿意拿自己的未来押宝。“那些女孩根本不知道她们会遭遇到什么厄运，不知道，先生。那男人可能是个王子，不错，但他会把你拖到什么地方安家？你没有头绪，一点头绪都没有。”她对他这么说，那时她才刚刚认识他。保罗欣赏她的坦诚——除此之外，还有她微红的金色鬃发，肌肉发达的胳膊，亚得里亚海似的眼睛。

保罗回来时，心情沮丧。不是因为他缅怀战事，有哪个傻瓜会？不是因为他缺乏方向感，事业的定向，那早已彻底规划好了。甚至并不是因为他渴望交个女友，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有的是锦绣前程。他伤感，乃是因为战争没有如愿以偿，将他塑造成梦寐以求的那种类型——更糟的是，

他意识到,却成全了众多大同小异的傻瓜们的希冀。他想他可以假设战争使他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不论其含义何在,但是战争却没有赋予他一对艺术家黑色、冷漠的眼睛。所有那一切故作姿态的勇气(一切的瞄准、射击、闭眼以及倒霉地假装在枪杀,却无从得知是否杀死了对方),与忍耐并行的对死亡的恐惧——在炮火间隙中听到的悲号或连续不断的令人毛发悚然的哀求声,都揭示了死亡本身——那一切的恐怖,保罗在乘船离去时曾以为可能在他心上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幸存者的激情,一种如同祖传机械表那样能始终一丝不苟地运作、极富张力的内核。他没把这番废话告诉任何人,对这一点自己总算感到庆幸。在他父亲说教的美德中,看来慎言乃是最值得一试的:它让别人处于疑惑不定的状态,有时还由于本人“未出庭作证”而引来赞赏。

上午的时光他花在报纸上:长条校样、接电话、为当地事件编排目录。如同他父亲所期待的,他学会了行规。但在环球吃过一顿晚午餐后,他往往会独自一人信步走进酒吧,将时间和义务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夜晚他坐在父母又大又冷的宅子里的一个无人过问的房间里,尝试写短篇小说。保罗是名优秀的新闻记者——日后他将获奖——但每样他企图在心里杜撰的东西,早晨拿出来一读,听起来总是语焉不详,苍白无力。

战后第一年是一段期望值不高的日子,体验到的则是巨大的松弛,醉酒的欢喜和不依不饶的报复感。他认识的人都小心翼翼地闭口不提宏伟的期盼。当保罗抽身反思他追求的女友时,她们的梦想在他看来统统是他自觉掐断的;说句公平话,他求婚的热情也同样熄了火。

莫琳不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她在环球上班,有时当厨师或调酒师,有时在楼上包间做女招待。二十四小时全能,她说,二十四小时好伙伴。莫琳在男人堆里很熟。在她主持酒吧的夜晚,她抽烟,斟满一杯杯的威士忌,就政治和农业问题高谈阔论。她毫不犹豫地对保罗和盘托出对他父亲办报理念的想法。“啊,绅士们特别优雅的无知!”她低声吟唱——这

句话让他接连几天都忍不住窃笑。)

一个冬日的夜晚,吃过晚饭,他的姐妹们开舞会,声音越来越嘈杂,以致他的写作比平时更让他沮丧。保罗驾上父亲的汉巴,毫无目的地绕着城兜风,最终停靠在海街上。

环球晚上的顾客是乡土气的,比午餐客人更接近劳工阶层的人。保罗对自己感到遗憾,尽管有着坚不可摧的优越感,他还是喝得太多,争论得太过火。他现在知道自己最终会放弃,只是早晚而已:“小说的小说,”他末了会这样称呼它。到了打烊的时间,他是酒吧里最后一个客人。他不想面对严寒,遭受孤身一人、没有伴侣的落寞。他望着莫琳擦拭小口矮脚酒杯,锁上放钱的抽屉,然后将吧台擦拭得泛出玻璃似的光亮。

“撞上了鬼,”她突如其来地说,“最后还是让我给撞上了。”

保罗哈哈大笑。“你不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吧。”

莫琳冷冷地,然而真诚地望着他。“我真的信。”她正在扫楼梯,她告诉他,突然在楼梯口一脚踩进一样冰冷刺骨的东西。“就像掉进冰窟窿。一下降低十度,我对天发誓。还有马卡斯哩,你知道,它总是一路叫着,随我上楼梯的。”马卡斯是她的狗,一条患关节炎的黑白两色的老牧羊犬。

保罗历数所有的理性解释:方向不明的穿堂风,紧闭的气囊……奇思异想。莫琳一一摇头否认。

“可怜的姑娘,”她说,“我会远远避开那个人的,骗不了我。”鬼魂,据信众称,是被罗伯特·伯恩斯——写过多少诗歌就伤过多少女人心的那个人——勾引过的多情善感姑娘的游戏。环球是他的老窝,他楼上的居室被奉为圣地,里面的小摆设如同礼拜堂里的文物。保罗一向认为,有人捏造出一个鬼魂来实在并非意料之外的事,又一种招揽游客的廉价诱饵。也许他会就鬼魂及其商业作用写篇文章。

“那么,小姐,我不愿看到你给吓得灵魂出窍。要不我送你回家?”

“如果你不在乎马卡斯和我一道。”她不等保罗帮忙,就套上了大衣,

回到吧台后面。她就着威士忌瓶后面的镜子，迅速地用手指梳理头发，抚平，送到后面的领子上。然后，她从衣袋里掏出一管唇膏，动作如此灵巧，不等他看见她如何使用，她的双唇已经上了色。当她转过身来时，整个嘴巴是令人惊愕的深红色。

趁她帮狗在车子前排位子上坐稳、夹在保罗和她之间，保罗预热引擎。那是个干冷、无雪的夜晚，街上空无一人。“可惜，”莫琳说，“没人会相信我跟保罗·麦克里奥德先生一起进城。原谅我；麦克里奥德中尉，城市英雄，市民知识精英。麦克里奥德中尉，有资格的参选人。”她清晰地吐出这个词，为的是让他知道她明白自己不属于此列。

在莫琳和她母亲同住的房子前，保罗关掉引擎，兴致勃勃地听她说东道西，没一丝勉强。他对自己竟会如此爱听别人讲话大感意外。此刻车子里面暖意盎然，窗户上的冰花已经消融。皮革由于热气而软化，坐椅变得非常舒适奢华，两人仿佛是坐在一间灯光朦胧，业已打烊的夜总会里。老牧羊犬快乐地睡在他们中间，孩子似的。

他们谈到战时新嫁娘，莫琳提起她的一个多年好友如何跑到了一个叫夸克塔克的地方去。她脱掉一只手套，在挡风玻璃她呼出的雾气上，端端正正地用印刷体写下这个地名。那女孩写信给莫琳，告诉她到达时她是多么惊讶。“那样的一个名字，跟青蛙叫似的，一个连名字你都没法说的别扭地方，你还有什么指望？不管朝哪个方向走，她说，整个都是所谓的‘冻土带’。”莫琳哆嗦一下，以示强调。“从九月到五月不是雪，便是刺眼的冰。所有的动物都是白色的。白熊、白兔子、白猫头鹰，凡是你能梦见的统统是白的，好像都给吓得失去了血色。在半年长的时间里，你的眼睛盼望绿色，都要望穿秋水了。”她给自己的比喻逗乐了。“不，多谢了，先生，我会这样答复那种‘请给予回复’的邀请。”

保罗看着莫琳在一只鞋底上捻灭香烟，将烟头塞进大衣袖子的翻边里。她两眼望着挡风玻璃外，突然说：“我这个人决不会要一个军人——

我指的是那种靠当兵过日子的，即使他是来世化身也不行。”

“挺尖锐的，”保罗说。

“我二十六了，老姑娘，妈不断叨咕。浑浊的大理石。我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她说——那首挽歌。”她哈哈大笑，充满夏日阳光的笑声。

“你会用你如此珍惜的独立交换什么？”保罗二十五。他很可能再过大约一年左右，和他认识的两个姑娘中的一个结婚，两个都是他父亲朋友的女儿，两个都非常可爱，都令人怀疑地百依百顺。

莫琳再次笑起来，向后靠到椅背上。她又从保罗手中接过一支烟，让他替她点燃。她抚摩着她的狗，心不在焉，却怜爱有加——第二天性，保罗猜想。“不算那个值得的男人？一幢乡间古老的大房子。我要那个作为交换条件。一窝儿子，也是我要的。”她停顿片刻。“五个——四个够了，四个儿子。女儿会更快地背叛你，我听人家说的。男孩钟爱母亲……还有，你会笑话我的，牧羊犬。不要羊——也许要几只，为了驯狗——只是为了牧羊犬，不为别的。我要建狗舍，至少十二座。祖父在牧场上养狗，哈威克那边。这个马卡斯是它们的末代传人。我记得看到过那些狗管理羊群，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好像织布机上的梭子……”她的手来回穿梭，烟头在黑暗里画出蛇行图案。“不过养狗纯粹为了选拔，为了竞赛，是花钱的交易。”

“牧羊犬，”他说，为了打破沉默。这个词听起来就和那个在挡风玻璃上开始融化的加拿大前哨站的名字一样陌生。

“好了，首先是鬼魂，现在又是牧羊犬。疯狂，是吧？我又异想天开了，”莫琳说。“还是关我禁闭吧，中尉。”她很快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膊，打开车门，将烟蒂扔进阴沟。她迈出车门后，才弯下腰向他道谢。她伸出长长的胳膊，耐心地、连哄带骗地搂住保罗，让他从头顶到脚尖都得到了缓释。

“集合，队员们。拐弯处有点心，”杰克一面大声喊着，一面从驴背上



跳下来。他使劲招呼掉队的人。经过一段炎热的颠簸和驴背上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山坡上的那片小树林，即使是紧跟在保罗后面抵达的玛乔莉，也显得狼狈不堪。“你是个大大，大大的坏人，”她双脚落地后冲着杰克说。她的白衬衫上落满尘土，胳膊下面显出椭圆形的污渍。

“你说过你是个骑士，玛琪。”

“我以为那意思是，我会骑马，年轻人。”

杰克笑起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她。“不劳则无获嘛。”他扶艾琳下鞍，又去帮乔瑟琳。她们两人的丈夫，雷和索里，早已头都不回地往临时休息室去了。四人组合拖在后面，在海滩上溜达。“不准喝啤酒！”杰克冲着男人的后背叫唤。“我不想在下山途中有伤号！”杰克动手拴驴子，保罗在一旁等待。林子比他想象的小得多，只是一丛萎靡、歪斜的树木而已。一个伤心、枯竭的小地方，不值得这番跋涉。除了另外两匹在近旁打盹儿的驴子外，根本没有其他人也吃过同样苦头的踪迹。

“现在别抬头看，”杰克说，“肯定是安德鲁斯姐妹。”

保罗顺着他的目光，越过他们团队就坐的位子。首先看见了她，那顶硕大的帽子，领她朝树林入口处走去的朋友正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只听得见她嗓音的轻快节奏。“美艳绝伦的和服！”他听见，“……伤心欲绝的哭泣！”

“不像样的山谷，”保罗说。

“是啊，不过等着瞧，老兄，”杰克从背包里取出一瓶水。喝了一半，递给保罗，保罗喝干剩余的。

保罗沿着石板小径，赶在其他人前面进入丛林。他的脚刚跨进口处，便感到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这是接连几个小时来的第一股微风，第一片阴凉：一种沁润肺腑，不期而至的喜悦。在树木开始的地方，地面下降——与其称之为山谷，不如说是个凹坑——浅褐色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玉米地里的风声。他走上一条土路，拐了一个弯，目瞪口呆地